

早點睡。不要怕妳四叔

早點睡。不要怕妳四叔

馬克吐溫說：「十月是炒股最危險的月份」

「其他最危險的月份有：七月、一月、九月、四月、十一月、五月、三月、六月、十二月、八月和二月」

切記！

你有啥就投機啥

「他奶奶的 ALL IN 就對了」

啥也不要怪星星

夢裡什麼都有～只要張開藍牙

～妳今晚接收 airdrop 了嗎

早點睡
不要怪你媽

早點睡
不要怕妳四叔

* 他奶奶那句出自清流君

完美的軟體

有些軟體無法辨識

有些軟體無法掩飾

我一直在尋求完美的軟體

就像張小魚一直想嫁人

有些軟體非常容易被駭

有些軟體超級容易被駭

就像張小魚一直想嫁人

就像張小魚一直想

她 40 歲了好擠

我一直在求

完美的軟體

愛的靈藥

把擁抱的人帶進來
刮下他們被擁抱變黑的部分
磨成細粉
用繩子緊一緊
再刮
變黑的部分
加進此前粉末
研磨
如此反覆
直到繩子穿過
擁抱不再形成陰影

取一小匙，加水服用，一日三回

那個人不是比我愛你

我靈魂的所在
氣候劇烈不穩定
風從不停下來
叫我怎麼記得你的樣子
難道我靠的
不是意志力嗎

那個人不是比我愛你
那個人是比我
記性好

他
輕輕鬆鬆
學會外國話！

我靈魂的所在
水無法以液態或固態顯現
睡眠陌生
「記憶」稀少
即使找遍黑市和暗網都無法購買
往往我不敢打開手指
看世界這一盤沙
到底還剩下什麼
你的樣子你的聲音
我更從來不敢
握在手裡～

那個人不是比我愛你
那個人是比我
記性好

他記得的不少
但也不是太多
那個人手裡都是沙子沙子
沙子沙子

我記得的不多
但也不是太少

我靠的
不是意志力
我靠的是求生的意志

1

雙重麻煩

他提起她們不加遮掩就像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
他不可能只跟一個女人
不可能
局限於
一對一的性
他的愛必須擴張
在抵達深刻之前
必須歷經狂亂、錯誤、恥辱、墮落、死亡
陡峭的斜坡那株大樹一次次阻止自己滑入深淵
地表上我們看見它用力暴突的筋
利於我們抓握，使力向上攀登
去看更高的風景
在我們踩踏的深處，更細的根和其他樹的支流糾纏
匯集，緊緊扣住彼此的咽喉、心臟，誓不放手，直
到最後一刻
持續演奏愛與死

他也如此
用劈材、殺魚的手
寫詩
我可以感覺他的肱二頭肌
拱出紙頁
帶著吞下餌的魚掙扎著回歸大海的劇烈心跳
他沒遺漏細節：如何把別人的妻從抱著嬰兒的老公
身邊
叫下樓，當著覆蓋天地的冰雪伸手觸摸剛哺過乳的
乳房
他也讓我們注意到
沿路敲響黑莓果香的
牧羊少女
每日低頭經過他門口
就在走出背景前一刻，轉過頭，閃現一抹白，可能
臉紅了
但他為夭亡的年輕妻子
寫最多詩
每一首
那麼好
跟其他女人不停的交往和注視
非但不影響還有助於

詩人專注於愛的辯證

我放下書，心跳劇烈

他把魚剖開，當著指責他錯得離譜的上帝跟前把魚
做成料理

這完全是男人和男人看來複雜

實則單純的角力

身為女人

有雙重麻煩：

我們必須把魚拉上岸，把勾入牠內臟的魚鉤解開

全程要讓魚活，最後抱牠一起游回大海

男人要屠龍

女人還

必須在屠龍前跟惡龍交朋友

所以

我們遮遮掩掩

還沒有放手

我們必須再爭取一點什麼

才能寫出愛人的

名字

無論一個，還是九十九

他寂寞時揮舞的劍明亮利索
他在廣場吞火時掌聲熱烈
我們遮遮掩掩
思索著
必須再爭取一點什麼
和什麼

他們要把我做成三角

第一次你說中他們的詭計
他們失敗了

他們還要失敗第二回
但他們不以為意

總有女孩
比其他女孩聰明

他們派出精通打獵藝術的
動物

相機先 zoom out
再 zoom in

一條螞蟻的路然後是你

你為自己加冕
你戴上第一個角

總有女孩比其他
女孩聰明

你用第一個角衝刺他們還要
暴力地使用另外的角

但他們不以為意他們受過教育
懂得大霹靂的美妙

他們派出精通打獵藝術的魔法師
大霹靂劈開了金庫嘩啦啦

總有女孩
比其他女孩聰明

總有男孩
得到聰明的女孩

男孩讓女孩打碎宇宙
用碎片刻他的名在肚臍

覆蓋母親的疼痛
當然惹，聰明的女孩

怎麼可能
僅僅作為一個三角而滿足

怎麼可能
僅僅作為螞蟻的蜜

你跟男孩對撞撞出更多角
遠遠超出他們的預言

但他們不以為意

他們不以為意

你們吸毒
變換體位吹角

把森林連同種子燒盡
消防員愛死你了

總有女孩
比其他女孩聰明

總有男孩
拋棄聰明的女孩

消防員愛死你了
管子連水一塊燒盡

女孩乳頭刻著男孩的名字
覆蓋嬰兒來不及的疼痛

票賣光了
你帶著所有的角上台

第一次你安靜在一角拼圖
拼出歌的舌頭

再拼出歌的牙齒

那曾經吃你也吃觀眾你拼出無聲的咀嚼

台下的耳朵

匯集起來拼出巨大的中指

第一次他們用中指戳你

他們還要用中指戳你第二回

夠了受夠了他們說

總有女孩比其他女孩持久

他們不以為意

他們不以為意

*One of them tried to mould me into a big triangle shape and I went "nooooo!" - Amy Winehouse on Jonathan Ross, 2004

自然光

搞了一個叫
「也有自然光」的
未來展覽
起先要叫「為什麼不呢」
為什麼不呢
因為不小心給為什麼不
找到一個理由
就是開始得很晚
沒時間害羞了
還因為
自然光每次都來
不管拍不拍照
對了，還有
完全不打光的
畫廊
他開的
並在那裡展出過
名叫「推遲」的作品
那是又一次
練習
想像如何抵達真實
我，終究沒有去

一直下雨我的鍵盤 相對

要不要完全拋棄滑鼠
反正貓不需要牠們
要不要換掉一些 hotkeys
反正他們已經冷掉
從沒有經歷過高
高
真正的高潮

我要建造我的捷運沒有恐怖攻擊
我要建造我的捷運一直有攻擊但沒有恐怖
當我正進行另一回合的計算
地獄到天堂隔幾站比較好
當我正進行地獄的計算

乾燥 我的藍光非常穩定

另一回合
他們在吵
誰～能夠帶我上天堂??

A 是我的 tip
P 是我的 trick
G 是我的 shortcut
Z 在舊版軟體等著升級
他們在吵
吵
無止無盡的吵

會不會太過誇張他們
這喋喋不休

小菜
我需要的是整座
整座
鍵盤
就像管風琴之於大
大
教堂

A 是我的 tip
P 是我的 trick
G 是我的 shortcut
Z，對了還有 Z
H，我怎麼忘了 H

在暗黑的宇宙 等著翻鍋的那些菜
菜
和肉
麥克風快要爆炸
你猜，你猜
死過很多遍的系統會不會害怕
是不是有點離得太遠
這給我一個全新的靈感

我只要修改工程師的設定
讓他們肩並肩
屁股對屁股
把他們全放在一隻手
能控制的地方
另一手就空了

當他們不能
根據以往
或者比以往更好
美味
清爽
有時油膩
根據需要
和整座鍵盤協奏

我還有一隻手，耶 耶
有一隻手
彷彿自由
伸向 那裡

A 是我的 tip
P 是我的 trick
G 是我的 shortcut
Z，對了還有 Z
W，我怎麼忘了 W



你可以讀詩可以不讀詩 但要擁抱詩人

詩～

喔。在你讀它的時候，你在假裝
你同時有兩隻眼睛嗎
小心蜜蜂 從樹上長出來

小心葡萄
從腳踝流出來
小心魚
從石頭蹦出來

喔喔。詩很危險

詩從不棲息

不像詩人的手
有時在腿上棲息，有時在情人發燙的那兒

有時在煙
有時在斗

從紙做的坑向下挖
很久很久的人死前吐出的長長長長的呼吸

有時在骯髒的鈔票
乾淨的
衛生紙

詩，從不棲息

你要一眼看著它，一眼
看向它看去的地方

你讀詩

要真的用
兩隻眼睛

不要問我它到哪兒了
我不知道。它不見了。它總是這樣

在樹上發現的詩是你的？什麼樹？

喔。不是。
不過有樹屋的話通知我喔。我想念柳樹上的樹屋

馬桶邊的詩呢？

太多了。記不清啦。請描述它長多高
它看向哪裡

它有幾隻腳

你讀詩必須超級
勇敢

詩不睡覺。你讀它讀到瞌睡

眼睛閉了。它看著你
它可以做任何事

對你。

任何。

詩人呢？詩人很弱
詩人需要擁抱

需要兩隻手連成一圈的那種擁抱
(起初大大的，然後小小的)

詩人會棲息。詩人必須睡覺。
附身在我身上的詩人
是大條粉絲，她說：

「睡覺是最大的自由」

「每次感到不自由
我寫

寫完還不自由
就去睡覺

最好呢有人互相抱著」